

新 课 标 课 外 阅 读 能 力 提 升 丛 书

NEW CLASS SIGN

花干树

HUA QIAN SHU

红 酒 著

丛书主编
刘志学



课外阅读

5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NEW CLASS SIGN

花千树

HUA QIAN SHU



红 酒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千树 / 红酒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
2018.2
ISBN 978-7-5699-2224-0

I. ①花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1964 号

花千树

HUA QIAN SHU

著 者 | 红 酒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梁明德 吴 霜

责任编辑 | 周连杰

装帧设计 | 格林文化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晔 敬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-365010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155mm×220mm 1/16 印 张 | 14.5 字 数 | 188 千字

版 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224-0

定 价 |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花千树

- 潮女莫晓丽 /1
莫晓丽外传 /4
作女小妖儿 /7
单眼皮，双眼皮 /11
生活的原本样式 /15
“刑警” 张三 /18
酒鬼老六 /21
孝子张三 /25
英雄张三 /29
好汉张三 /33
紫记儿 /37
大钟馗 /41
茹先生 /44
坯 王 /47
祭 秋 /50
岁 月 /54
黛尔和她的朋友 /58
穿越在欲望的部落里 /62
学兄老莫 /65
银 钗 /69
绒花红桃花鲜 /73

花千树

蓝花花 /76

花田错 /80

两双花绣鞋 /83

花媳妇改改 /86

凤凰山人家 /89

老 屋 /92

阿 绫 /95

闺中蜜友 /98

女孩赵月月 /101

Armani 是一种生活方式 /105

局长彪子 /108

带几张葱花饼 /111

二胡·老马 /115

老实人与老实话 /118

咖啡男人 /121

一条不是藏獒的狗 /124

此去经年一首歌 /128

子秋的力量 /131

将军梦四题 /134

荒诞麻辣烫 /146

盖世神功太极操 /149

教我唱京戏吧 /152

满城花香惹人乱 /156

上海故事 /159

萧楚楚的歌 /162

美人尖 /166

花千树

- 凤雅颂 /170
慕容媛 /174
小花猫，咪咪叫 /178
幸子的灯光 /181
梦里西湖 /184
紫草随风花千树 /187
有关戏的碎片 /192
花戏楼 /195
头牌张天辈 /198
小贱妃 /201
跑龙套 /204
青衣风月 /207
主 角 /210
武 生 /213
翎子生薛蕙珍 /217
二功子 /220
唱坠子的云儿 /223

潮女莫晓丽

莫晓丽跟我同在一幢写字楼里上班，工作上没一点联系。啥时间老跟莫晓丽黏糊的，我记不得了。

莫晓丽从不会小声说话，那嗓门像夏日的蝉，高亢嘹亮。我羡慕地说她有这么一条好嗓子不学声乐太可惜。她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，说我会唱歌啊，我歌唱得老好了。乐盲啊莫晓丽，你以为声乐跟唱歌一回事么？那是专业与非专业的差别啊。

我不管。她眉毛一挑，说有天和一群哥们儿去橙子拼歌，有仨麦霸都被我摺了，后来成我的个唱专场了你信不信？信信信我信，莫晓丽是以嗓门大取胜，跟技巧无关呢。不过，这后半句话我没好意思说出口，我担心莫晓丽的自尊心受挫。

莫晓丽身材高挑，两只超大的耳环晃来晃去地跟她一样不安分。这还不算，沿耳郭密密麻麻还有一排耳饰。她可不像那些小女生，爱臭美爱彰显个性还怕痛，专门买些貌似水钻的耳贴蒙事儿。莫晓丽玩儿真的，全是跑美容院打出来能透光的小洞洞，亮晶晶的钻一戴，我天！那俩耳朵就不是耳朵了，是极其璀璨撩人的星辰。我摸着莫晓丽的星辰耳朵吸着凉气说，这跟钉鞋一样，痛不痛啊乖？莫晓丽得意地一笑，不理我。

我和莫晓丽一样喜欢美甲，但我对色彩的偏爱绝对和她不一样。我

喜欢淡粉淡紫淡蓝淡咖，若有若无的，像飘浮的云，像原野上轻轻过耳的风。莫晓丽不，莫晓丽整个儿跟我对干，她动辄大红大绿，贴甲片，做黑色的光疗甲，留很长很长，一出手，跟女魔头梅超风有一拼。

莫晓丽花枝招展地来了，我说就冲你这充满戾气的九阴白骨爪也应该再给自己置办套行头，要潮就潮到极致。

莫晓丽屁股一歪就坐我写字台上了。我赶紧把一脸不情愿的莫晓丽请到门外，将我的创意毫无保留地讲给她听。莫晓丽的兴奋点瞬间爆棚，痞子似地打个响指，嚣张地转身，风风火火离去。

我邀外地来的朋友到莱茵河咖啡屋小坐，一壶曼特宁咖啡还没来得及倒进杯子，莫晓丽像个未来战士似地站面前了，皮裙包臀，褐色皮夹克上古铜色的拉链儿到处都是。过膝的软皮靴，鞋跟儿足足有六公分高，也不知道莫晓丽这丫头走起来累不累。她还装备了一副价格不菲的 Marc Jacobs 品牌太阳镜，高高地架在头顶，像只大眼睛蜻蜓。

莫晓丽果然依我的创意行事，居然跑这儿显摆。我乐歪了，我说，一个字，潮！两个字，忒潮！她说，三个字呢？我说，潮到天上！她就很放肆地笑，旁若无人。我赶紧起身粗暴地捂住了莫晓丽涂着紫黑色唇膏的嘴巴，使劲把她按在沙发上。我那见面熟的朋友压根儿没想到能遇到个辣女孩，一句话还插不上，目瞪口呆，让莫晓丽彻底给震了。

四月天，花开得恣意，莫晓丽那一身未来战士装束似乎跟租赁人家的一样，死活下不了身儿。我说莫晓丽你整天老虎下山一张皮，烦不烦呀？她把那大圆耳环晃了三晃，后退了五步，跟不认识我似的上下打量了好一阵子，也不说话，空前的深沉。我担心今儿的装束哪里出错了，看前看后看左看右，心里直发毛。

莫晓丽抬手给了我一下，说干嘛呀你，我觉得你这职业装蛮好的，很白领很淑女。我第一次听莫晓丽夸我，于是有点飘，赶紧对着写字间的玻璃门，超级自恋地端详了半天。半天过后，才想起未来战士莫晓丽来，仔细一瞅，未来战士早已不见踪影。

有份计划书急着要，时间在我看来成个毛线团儿了，扯一下，是线，再扯，还是线，全一个颜色，弄得我白天不知夜的黑，晕头转向。偏偏莫晓丽还一个电话连一个电话约我喝茶呀吃饭呀逛街呀，我哪有心情呀我？！好不容易把计划书交上去了，走出写字楼的那一刻，有重见天日之感。

眼前轻轻飘过一淑女，身着黑色底细白长条滕氏休闲西装，白衬衫衣领竖起后加了条浅紫与亮蓝相间的丝巾，雅致中带有几分书卷味。我天，是莫晓丽！

莫晓丽！我大声叫着，扑了过去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莫晓丽，一个戴珍珠耳钉，本色指甲上雕粉色小花貌似淑女的莫晓丽。

后来我去总部发展，与莫晓丽通过几次电话，她说她也离开了那座楼，买了车跑出租。好好的白领不做做车妇，脑子进水了吧？！莫晓丽不这么想，她貌似缺心眼儿的说车轮子一响，黄金万两。这话怎么听怎么不顺，换成夹皮沟的猎户说还差不多。莫晓丽说我复制我老爸的话呢，我老爸以前演过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李勇奇。

或许一门心思全在车轮子一响黄金万两上了，莫晓丽就此蒸发。

这天午后，暖暖的阳光有些刺眼，我起身拉上了窗帘，顺手打开了电视。城东，电视台的女主播在现场激动不已地说本市一位的姐面对歹徒，毫无惧色，徒手夺刃，逼那歹徒连声求饶，束手就擒。旁边是那倒霉蛋儿，垂头丧气地蹲在俩警察中间。画面一转，我惊呆了，莫晓丽捂着滴血的右手，女魔头似的黑色长指甲赫然入目，高亢嘹亮的嗓音显然又升高了四度：邪不压正，想和我斗？门儿都没！

画面中的莫晓丽皮裙包臀，褐色皮夹克上古铜色的拉链儿到处都是。过膝的软皮靴子，六公分高的鞋跟儿，一副 Marc Jacobs 太阳镜，高高地架在头顶，像只大眼睛蜻蜓。

对了，后来我问过莫晓丽，说你那 Marc Jacobs 太阳镜是高仿的吧？

莫晓丽狡黠一笑，不理我。

莫晓丽外传

莫晓丽的太阳镜不叫太阳镜，叫道具。

道具？对呀！就是说她过于重视太阳镜的装饰性。至于实用性，莫晓丽一点儿也不在乎。那副 Marc Jacobs 太阳镜不是高高地架在头顶，就是折起来挂在低低的领口，从来没过见她把太阳镜放在太阳镜应该待的地方。

我问莫晓丽，那天咋回事？怎么突然间你就成英雄了？

莫晓丽大大咧咧地一摆手，说我把车停在伊丽莎白酒店旁，那家伙拉开车门就坐我旁边了，说是要去大世界找人。大世界是个商业区，在城西，远了点。我知道一条近路，可以避开几个红灯，于是就抄近路往大世界赶。一路上，他也不吱声，走到一处僻静小道上时，混蛋男突然掏出把刀对着我，说把钱拿出来。我说我没钱，他不信，那把刀在我脸前胡比画。吓唬谁呀？我一踩刹车，车“唰”就停了，趁他身子一歪，我一把抓住那刀，死不松手。他也惊呆了，拉开车门就跑。就这样，他在前面跑，我在后边追，正好有巡逻车路过，他就跑不掉了呗。

我说就你那么高的鞋跟儿也能跑？她说你不老说我是未来战士么，我岂能浪得虚名？我轻轻地抓起莫晓丽的右手，抚着那道长长的伤疤，说你傻呀莫晓丽，要钱不要命，这一下你的个人英雄主义风格可就发扬光大了。

莫晓丽说多亏了那俩警察，要不，他就跑掉了，指不定又去祸害谁呢。莫晓丽说得很认真，我从来就没见她这样子说过话。我觉得莫晓丽变了。

从那次夺刀事件过后，我和莫晓丽又回到了从前，有事没事老黏糊在一起。

我给莫晓丽说我喜欢上海故事了。莫晓丽瞪大眼睛说上海故事是什么故事？

上海故事是家咖啡屋呀。

这家咖啡屋有个浪漫到骨子里的老板娘，小麦色的皮肤，像章子怡那样。不及腰际酒红色卷曲长发，略带神秘气息，撩人遐想，如红烛般醉人。长长的指甲涂着红蔻丹，很怀旧的样子。高贵含蓄的淡紫色碎花长裙动则飘逸当风，娴静时如娇花照水。我陪着莫晓丽来过一次，那个叫枝枝的老板娘在瞬间征服了莫晓丽，那肤色那装束让她眼儿都直了。

莫晓丽说她不做未来战士了，一定要照着枝枝的样子打造自己。第一步先要改变自己的肤色，说白皙的皮肤看起来不健康。我不同意，我说不是不健康，是不流行吧？这个莫晓丽，满脑袋稀奇古怪的想法，典型的追风一族。

河的南岸柳树成荫，风景独好，莫晓丽家就在这里。

我按了门铃，莫晓丽在门后探出半个脑袋说，你一人吧？我说不一人还能有一火车人？！莫晓丽就把门打开了，天，吓我一跳，她浑身上下就有个丁字裤，跟全裸没两样。

要死呀你？莫晓丽抓起条玫红色浴巾裹在身上，满不在乎地说我正日光浴呢。在哪？阳台上。

莫晓丽家的阳台是悬在外面的那种，除了一棵高大的滴水观音外再没别的花了，对面倒是有一栋楼房，间距不远。我吃惊地说，莫晓丽，你胆子忒太大了点，你不怕对面楼有变态男劫色呀？

正说着，电话响了，莫晓丽慵懒地抓起电话，谁呀？

物业公司打来的，说是对面楼的业主投诉有人裸着身子在阳台上晒太阳，太流氓了。莫晓丽把浴巾一甩，大声对着话筒喊，有没有搞错呀你们，这是我家，我家知道吗？我有我的自由，又没跑大街上裸奔，没事使劲朝我们家看啥呢，到底谁流氓？管得也太宽了。然后就把电话给摔了。

姑奶奶，这就是你的不是，小麦色的皮肤也不是这样晒成的；再说对面那么多住家户，你春光乍泄的，未成年的孩子看见不好，让色狼看见就更不是啥好事了，也不动脑子想想。

好了好了，日光浴都不懂，还流氓流氓的，菜农一个。

我说莫晓丽，很早以前我读过一篇文章，有个风华绝代的女人喜欢裸晒，被人视为异类，我还不信。那么好的身子躺在摇椅上，一本瑞丽杂志遮住面孔，蓝天白云，蝶飞蜂舞，虽与大自然和谐，可挡不住有多少热辣目光在她身上扫描呀。我以为是作家们编排出的故事，没想到这样的事还发生在我身边，晕了。你莫晓丽不是故事整个儿一纪实文学呀，服了你了。

后来，我真把莫晓丽的故事写成了小说，有读者问我，莫晓丽的皮肤变成小麦色了吗？我学着莫晓丽的样子狡黠一笑，没理他们。

我想，对于莫晓丽，这怎么会是主要的？！

作女小妖儿

小妖儿在她妈老妖儿眼里纯粹就是作女一枚。

能让小妖儿喜欢做的事儿很多，骑马溜旱冰泡酒吧品茶咖啡与人海侃，哪一件事儿也不落下。

最近小妖儿着迷的是射击，闺蜜莫小米赶紧张罗着联系靶场，说是万事 OK，部队院校的射击场，在西城，稍远了点，不过没关系，莫小米的男友开了辆霸气十足的悍马来接。

小妖儿讲究干啥先装备行头，当然，她没有置办真正的射击服，一套重约五公斤的行头价值一万多银子，以小妖儿目前的射击水平还处在扫盲阶段，就没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专业了。可是，小妖儿有双射击鞋，就不能不派上用场吧？

射击鞋哪来的你管不着吧？！莫小米问不出来，再愤愤不平也无计可施，只好留个悬念了。

话说莫小米和男友开车来接，小妖儿浑身迷彩，墨镜高高架在头顶，棕红色的长发梳起后围着发根松松一绕，酷感加劲爆，有范儿。

小妖儿这套隐蔽性极好的装扮要是往树丛中一爬，立刻分不清哪是树哪是人了；可小妖儿你是去靶场上潇洒，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像个美洲豹吧？不过，这才是小妖儿的风格，干啥像啥，装神要像神，装鬼要比鬼更像鬼，没办法，要的就是这派。

老妖儿满头发卷，穿个睡袍从卫生间出来，一见女儿这打扮，眼睛一瞪，干嘛去？

打靶！小妖儿兴奋不已。

老妖儿紧张地说打啥靶？女孩子舞枪弄棒，家里盛不下你不是？小妖儿眼皮一翻，不理老妖儿。

老妖儿最最受不了小妖儿这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于是，老妖儿就拿自己的不凡经历说事儿，痛心疾首地历数了有关打靶所发生的和可能要发生的一些惨痛教训，有些事例添油加醋渲染得无比邪乎。譬如老妖儿说她20世纪军训时有个男生拿手枪打靶，枪还没举起顺便就把扳机给搂了，“砰”一声，子弹出膛，硬是把自己的脚板穿了个洞，那血呀，“呲”就出来了。还有个学兄是警察，看电影时带着枪，不知咋回事，枪响了。演的正好是战斗片，学兄傻不唧唧的以为是影片中那个敌团长开的枪。半天了，觉得不对，低头一看，血珠子冒多高。小妖儿啊，你是不晓得，学兄下手真狠哪，腿神经都打断了。还有那谁谁谁……

行了行了，小妖儿不耐烦地截断了老妖儿的话头，这还没到靶场呢，老妈这张破嘴就给小妖儿她们做了最坏的打算，血里胡喇的，还能去吗？先入为主，没准儿到了靶场，脑子乱哄哄的，真把自个儿干掉呢。

小妖儿突然感到恐怖，她这样解释：莫莫，咱俩这花样年华刚开头，要真弄个残疾咋办？后半生坐轮椅上以泪洗面？反正，我不敢想。

莫小米有点恼，气急败坏地扔下小妖儿，和男友俩人在靶场赌气似地玩了大半天。

虽说小妖儿让老妈那张倒霉嘴唬得没敢去疯，可又割舍不下，发了半天呆，终究是不甘心。

城南有条伊人河，沿河畔有个休闲去处，垂柳依依，花木扶疏，秀色满堤，清幽宜人。小妖儿漫无目标地走着，走着，突然，眼睛一亮。柳荫下有个射击点——这么说显得有点品位，其实也就是个打气球玩的

小摊位；摊主是个饶舌的胖子，见小妖儿有点兴趣，就极力撺掇，拿起一杆枪塞到小妖儿手里说，看到你就想起一词儿，飒爽英姿呀。

飒爽英姿这词儿老掉牙了，小妖儿不屑地将气枪搁在右肩上，枪口冲后，冲胖子轻蔑一笑，就进入情况了，左眼闭右眼睁，缺口对准星，准星对目标，三点线一条，射击！粉色球应声而爆。然后，如此这般，蓝色球，红色球，白色球……额滴神，弹无虚发。过瘾！

小妖儿时不时硬拽上莫小米来这儿打气球玩，当然，射击鞋不能落下，那是标配。

乖乖，射击鞋一穿，稳定性更佳，举枪瞄准，十有八九命中目标，小妖儿居然打气球时觉得自己特像《生化危机》中的爱丽丝。莫小米不屑一顾地说小妖儿有种愚蠢的、自恋的、所向无敌的感觉。

自恋的小妖儿得意地说，莫莫，你看好，我打那个蓝色球。说完，一扣扳机，“砰”一声，蓝色球安然无恙，相邻的粉色球却爆了。莫小米拍着巴掌说好枪法好枪法，指东打西，指鸡打狗，隔山打牛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……这都什么呀？挨得上吗，小妖儿笑喷了。

莫小米说小妖儿你不知道，真枪在手，一梭子打出去，对着枪口吹口气，插回枪套，夕阳如血，潇洒转身，打马离去，那背影也充满了英雄气。你掂个破气枪，连女匪都不是，太低级了，说出去怎么也不够档次。小妖儿彻底泄了气，转念一寻思，闺蜜说的对。

这天，莫小米眉飞色舞地跑到小妖儿家，嚷着喜事喜事。小妖儿说，啥喜事？莫非你要出嫁？莫小米眉毛一扬，一惊一乍地说，体育中心新建了个射击馆，离你家步行也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，听说里面设施和装备一流呀妖儿，室外靶场，室内靶场，有自动报靶系统，还有什么靶场集中收弹器、子弹计数器、弹速测量装置等等等等，莫小米嘴里蹦出的全是很专业的词儿。小妖儿纳闷儿，莫小米几时成专家了？

这一次不能再让老妖儿搅局了，准备工作在不动声色地进行。首先，小妖儿要先解除恐惧心理，老妈说的那些关于打穿脚板打断神经的

事故要当成故事听，决不能成为此次射击的阴影；其次根本不需要先把自己武装成个美洲豹，射击馆有专门的射击服，你在外面把自己捯饬的再威风，进馆后也得重新装备成一代侠女。

终于可以真枪实弹玩一回，俩人这个乐呀。小妖儿说这次不会再出现指东打西指狗打鸡的错误吧？莫小米对小妖儿这些很弱智的话嗤之以鼻，那是两个概念，别混淆好不好？

万事俱备，就等东风了。可是，就在进射击馆的那一刻，摩拳擦掌的小妖儿突然问：莫莫，射击馆里能不能打气球啊？

小妖儿，你太没意思了吧？莫小米一阵眩晕，差点儿晕倒。

作吧死丫头，你不怕把脚板打穿腿神经打断吗？

俩女孩一激灵，只见老妖儿顶一头发卷，急赤白脸地来了；那架势，恨不得要抽小妖儿个炫丽桃花朵朵开……

单眼皮，双眼皮

小妖儿长个单眼皮。

单眼皮也没什么不好，可小妖儿愁啊，她愁自己的眼睛不够大不够亮，电力不猛。

都说爱臭美的女孩子会把自己一天里的三分之一时间奉献给镜子，小妖儿不这样，人家小妖儿有一半时间都在镜子前顾盼，她几乎分分秒秒都在跟自己的单眼皮较劲。

小妖儿的妈妈老妖儿对女儿有这样的想法实在有点想不通，她说妖儿你这种类型的眼睛叫丹凤眼知道不？以前有个电影明星就是这样的单眼皮，迷死人了，老妖儿一脸陶醉状。

小妖儿盯着老妖儿，赌气说，妈你忒自私啊，你眼睛那么好看，怎么把你女儿生成个单眼皮？你是不是我亲妈？

老妖儿哭笑不得，重新把女儿看过，越看越觉得小妖儿不像自己。这丫头，不会是抱错了吧？老妖儿被自己突如其来的想法吓了一跳。太让人纠结了吧？于是，一家两代人为眼皮的事儿纠结莫名。

小妖儿你就不必太在意自己的眼睛了吧，如今像还珠格格那样的双眼皮咋看咋觉得二呼呼的，俩眼像探照灯除了大还是大，一点内容也没。老妖儿一如既往地这么苦苦相劝。

小妖儿不以为然，合着老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就说莫小米吧，